

目 录

- 一 为国捐躯 义无反顾……………王守谦 (1)
——抗日将领刘眉生烈士事略
- 二 忆淞沪抗战前后……………姚龙吟 (4)
- 三 神奇的《苗民自卫队》一瞥
……………田兴才 (7)
- 四 难忘的一年……………许日新 (12)
——创建南中的回忆
- 五 烤烟学校开办与停办……………罗传书 (23)
- 六 先严叔东先生传……………卢培毅 (27)
- 七 追念卢叔东老先生……………李崇本 (30)
- 八 卢叔东先生事迹片断……………王健群 (31)
- 九 高山安可仰……………王世熙 (33)
——忆族兄并恩师王客尘
- 十 诲人不倦 风范长存……………李廷久 (40)

- 十一 忆白老先生兆笙……………刘仲惠（44）
- 十二 忆敖树章先生办学……………朱正泉（52）
- 十三 民国时期的李梓小学
……………徐大培（55）
- 十四 民国时期遵义县的一次体制大
改革……………吴必伦（60）
——“新县制”的实施
- 十五 解放以前的捐税……………吴必伦（78）
- 十六 民国时期遵义流通的货
币……………吴必伦（86）
- 十七 遵义酒精业……………吴必伦（96）
- 十八 周西成主黔时之见闻
点滴……………黄康迪（108）
- 十九 周西成清匪小
记……………杨天_源述（120）
- 二十 贵州镇遵师管区亲历二
三事……………黄康迪（124）

- 廿一 原国民党及中统在遵义的组织
与活动概述……………徐文远 (130)
- 廿二 原三二八师起义见
闻片断……………李先明 (135)
- 廿三 高坪吴海清为红军修枪而牺牲
经过……………吴必伦 (140)
- 廿四 松林场沿革与松林区行政区域
变迁……………李成杰 (143)
- 廿五 金鼎山 (九龙山) 寺庙兴
废略述……………何 逸 (144)
- 廿六 新舟汪家 “接龙庙”
史话……………田德扬 (152)
- 廿七 会灵山古柏史话……………徐大培 (154)

为国捐躯 义无反顾

——抗日将领刘眉生烈士事略

王 守 谦

原国民党陆军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五一〇团团长刘眉生，字天骥，遵义县南白镇老街人。生于1905年3月26日，性沉毅寡言，十八岁毕业于遵义高等学堂，二十一岁继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投身北伐，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军训教官、副团长、上校团长职。1937年10月28日牺牲于山西忻口镇的抗日洪山阵地，终年三十二岁，原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衔。

1935年9月，黄埔一期生陈铁调任驻守四川忠县的第八十五师师长，陈与刘眉生有同乡之谊，故邀刘前往共事，任该师的中校营长。次年春，队伍开赴南京浦镇，由三个团扩编为两旅四团的整编师，换发新式武器，刘眉生调充该师五一〇团副团长，旋升该团上校团长。1937年日寇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刘眉生部奉调昼夜开赴抗日前线，由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指挥，集结保定待命。师行保定，卫立煌又命各部先后赴南口增援汤恩伯第十二军抗击日军，仅留八十五师的一个团驻守门头沟西的千军台，防

备日军由北平（今北京）出兵截击后路。刘部调防，途经这里，适值该团遭到日军攻击，力有不支。刘眉生增援上去，并亲赴前沿，指挥与日寇激战，终于使其受挫后退。

1937年10月2日，刘奉命率部向山西太原以北地区集中，参加抗击日寇的忻口战役（为保卫华北的平型关大战的前声）。7日，刘眉生到达忻口，担任右翼战线洪山阵地的坚守任务。他深知守土御侮责任重大，日寇气焰嚣张，一场恶战必不可免。遂在阵地上慨然作与妻夏坤融女士诀别书，信中说：“坤融卿鉴：自京一别，忽已三月。此次随陈师长北上，途中虽鞍马劳顿及与敌激战，感于抗日之宏愿得以实现，亦不觉其苦也。日寇凶残夺我疆土，戮我同胞，愿以七尺之躯，以报生我育我之故土，即令战死沙场，我之荣矣。望吾卿切勿悲啼，希抚育两子，续吾未尽之志，未完之业，誓死抗敌，光我华夏。吾虽死犹生，安笑九泉。阵中草此，顺祝安好 眉生上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七日于忻口”。表达了他捍卫祖国，义无反顾的抗战决心。慷慨激昂之情词，溢于言表，感人泪下。10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五万余人，采取中央突破战法，进攻忻口，刘团守卫的洪山阵地也多次受到日寇的炮轰与冲击。刘眉生在阵地中亲自指挥部下击退了日寇的进攻。该团的营、连、排长及士兵伤亡甚重，刘本人虽两次身负轻伤，但仍坚持扼守阵地。激战至10月28日凌晨，日寇向洪山阵地发起猛烈炮击，并以优势兵力增援，图谋再犯。正在前沿阵地指挥的刘眉生团长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中头部左侧，当即壮烈殉国。

刘眉生遗体受其勤务兵颜永鑫（南白镇人）由前沿阵地

背至后沿，经所在的八十五师陈铁师长派员和颜永鑫由山西护送灵柩回遵义，在各族各阶层抗日民众的深切哀悼下进行公祭，忻口参战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十四军军部（军长李默庵）第八十五师师长陈铁等都致唁电。原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衔，后曾享受中将优抚。安葬时，送葬行列横贯遵义老城、新城，抗日爱国人民倾城向为国抗躯的刘眉生团长致哀，异常悲壮。遗体安葬在忠庄铺，后因兴建砖瓦厂，迁葬在南白区八里乡。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本稿材料来源：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理论研究部刘庆同志参加查证编写的《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中“刘眉生，陆军少将第八十五师五一〇团团团长”文初稿。

2.《人民日报》1985年9月9日第三版“忻口战役”。

3.原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1948年编印《抗战军人忠烈录》第一辑。

4.《抗战简史》上卷“忻口战役”。（原国防部史政局1948年6月版）

5.刘眉生遗孀夏坤融老人，子刘伯录同志回忆资料。

忆 淞 沪 抗 战 前 后

姚 龙 吟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的烽火。接着日军在淞沪扩大侵略战争，全国人民掀起了“八一三”全面抗战的怒涛。日军开辟淞沪战场，目的在牵制我华中地区的兵力，使我军不能增援华北。进而摧毁我国工业和经济中心的上海。并乘机侵占我富饶的江浙两省，使我国丧失抵抗能力。迫使我国当局投降，达到速战速决的侵略阴谋。因此，日藉“一二八”停战协定，规定上海的太仓——安宁——七丫口一线以东地区，中国不得驻军。上海只准保持两个保安团的兵力。且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一旦发生战争，不足以执行御侮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即令黄杰的税警总团独立旅钟松部，化装为保安团，进驻上海，增强实力，以御日寇。该部进入上海后，一部进驻虹桥机场。日久，日军微有所闻，即派军曹大山勇夫（相当我军的中士）闯进虹桥机场侦察，被我化装的保安哨兵击毙。当时上海市市长俞洪均会同警备司令部负责人（忘记姓名）商量，将已判死刑的犯人改装为保安团的士兵枪毙后陈尸在大山勇夫尸侧，我通知日军，说大山勇夫先击毙我哨兵，我军还击，将大山勇夫打死，日军硬要派租界法医验尸。双方争执不决，日军提出强烈抗议，形势紧张。就在此时，蒋介石下

令，命七八师王敬久部，由江阴、福山以汽车运到上海的杨树浦，八八师孙元良部由苏州开往闸北虹口；三六师宋希濂部由无锡乘火车到江湾。当时蒋介石还决定沉船，封锁江阴长江航道，使长江内的日军舰艇和部队无法逃出，以好将其全部消灭。但竟为汪精卫在行政院的秘书黄俊，将此计划密告日使，致使长江内的日军舰艇和海军陆战部队，在一夜之间，撤到上海，日军在沪兵力，突增四千多人，后对我军在沪作战极为不利。

“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我军全面参战约有七十多个师的兵力，日军在沪的兵力亦达三十万人左右，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一大队和第五大队（驻贵州）就在全面抗战开始后调去淞沪战场的。我当时是一大队三中队三区队预备队员。是年八月尾，我们两个大队到达苏州时，总队长康泽召集我们两个大队的官佐和队员讲了话，分配我们的工作地区，指定上海外围的海盐、乍浦、全公亭、金山卫、平湖、淞江、嘉兴、嘉善、青浦、太仓、昆山、宝山等地。康泽还给我们讲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及红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编三个师，现已开赴前线作战的情况。并且还规定我们在外围各地的主要任务是：（一）组训民众，对象是上海地区的青少年壮丁。（二）维护交通是保护铁、公路对前线兵员补充及军械物资的补给运输，畅通无阻；（三）缉拿汉奸，使日军想利用汉奸在前后方，破坏我们有军事价值的各种实施落空。（四）收容散兵，是把在前线打垮下来的士兵收容起来补充我军部队。我军虽是在淞沪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日军进攻带来很大的困难。况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我军在小河一道一道地防守，所以日军在进攻上海期间，进展缓慢。

其扬言三天即可全面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阴谋彻底破灭了。而日军对上海的进攻将届三月，才潜到我防备最薄弱的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我大队三中队队员彭恒在该地工作，被日寇生擒殉国；上海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沦陷敌手。

回顾淞沪抗战，由于我官兵热爱祖国，将士用命，同仇敌忾，誓死如归。足足打了三个月的防御战。不仅使日本全国震动，也使世界反侵略人士对我国有所好评。如在江湾亲临一线指挥的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身先士卒，在阵地为国捐躯。八八师的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死守闸北的四行仓库，九八师的姚子青营长死守宝山阵地，全营壮烈牺牲。他们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日寇的优势海、陆、空军联合进攻，实属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种爱国牺牲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纪念的。敌陷上海，我们两个大队奉命后撤，当时带到后方的江浙青年，够编两个师的人数，后来编为新二十八师和新二十九师，这些青年，为了对祖国尽忠，对民族尽孝，从军杀敌，为抗日救国贡献了一分力量。

神奇的《苗民自卫队》一瞥

田 兴 才

一九四七年的一个夏天，我就读于平家寨（今平正仡佬族乡）国民小学，在四年级下学期，去干溪中心国民学校参赛预考进读五年级，这里是国民党乡公所的所在地，也是全乡文化教育的中心，行辖十一个保，平家寨编辑第三保。考试中我食宿在干溪街上王再成家，有一天烈日当顶，一支三、四十人的苗民自卫队扛着大旗浩浩荡荡的开进干溪场上，弄得伪乡公所猝不及防，走在前面通谕乡公所的是熊天贵，他血气方刚、年方十六、七岁。手掬“遵义县板桥苗民自卫队”印章盖的公函，老百姓叫“通天公示”。在乡公所的砖墙外操场与副乡长章洁良不亢不卑的对话洽谈。开头，熊天贵作了自我介绍，他是板桥苗民自卫队的秘书。面对着章洁良具理立论苗民自卫队的作用。我依稀听了熊天贵说了三条：一、遵义县管辖的苗胞，同绥阳县马宗岭的苗胞联合起来组成苗民自卫队，杨万兴为大队长，熊正国（熊天贵之父）为大队副，遵义县的板桥为苗民自卫中队，杨镜明为中队长，熊天贵为中队副兼秘书。此次来贵乡，是应贵乡苗胞的邀请，前来编队，将贵乡的苗胞编为板桥中队的的一个分队，由板桥中队直接管辖、调遣。二、苗民自卫队组织起来后，自卫队成员不再承担政府的兵役、夫差、捐款的义务。三、政

府如同意上述条件，自卫队可协助政府维持地方治安，追打侵害农作物的野兽，并服从政府管理。当时伪乡长章洁良面对这支神奇的队伍发愁，是追打还是接待，无计可施，在内间的警卫主任李聘轩凶神毕露地说，干脆同这些苗子打。那时伪乡公所有一班武装乡丁，名为维持治安，实际是养起来抓兵，保护地主阶级财产的。当自卫队员窥视着伪乡长章洁良与在旁乡丁交头接耳，鬼鬼祟祟时，预感到可能有不测事件的发生，熊天贵下意识地先控制局势，同几个精干的自卫队员退出场口，捷足先登占据主动地位。恰在这时，天上飞来了一只鹅老冠（又名长颈鹤），熊天贵举枪射击，这只飞鸟从空栽到街上，后街一棵大树上站着一只八哥鸟，又一年轻自卫队员熊发禄举枪射击，这只鸟又掉下来了。围观的群众都称赞苗民自卫队有一手好枪法。一个神色紧张的乡丁跑去报告乡长，说不得了，苗民自卫队用火枪把天上的鹅老冠打落了，枪法很准。乡长章洁良忙进内间同李聘轩打了一个招呼：不能乱来，火枪打起来一大网，不好医治。那势均力敌的局面，才制住了武装乡丁的剑拔弩张之态。乡长为了避免正面相撞，临时改口接待。这时苗民自卫队已经在干溪街上两旁摩拳擦掌的布起小憩，乡长走上街假心假意地说，对不住弟兄们，不知道你们要来，未备非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每人请你们吃两碗莽面条。章在王再成家打了招呼，每位队员进食后，这支神奇的队伍才示威地开走了干溪场。章乡长应付走了他的不速之客，色厉内荏的伪乡长才松了一口气，虽没有出事，也是一场惊骇。这次虽然只是双方僵持，未分强弱，但给穷人们壮了胆、撑了腰，有的说，你们不要小看他们穷，土枪擦得亮铮铮的，火药铁沙带得足足的，多神气

啊，有的又说，飞起的鹅老冠被打落了，真是了不起，你们乡公所还有那个把飞起的鹅老冠打落过的，满街议论，有赞颂苗民自卫队的，有贬评乡公所的，当事人感到有些尴尬，迁怒于这些苗民自卫队住过那家，抓人压压气，一个星期后，就把住在平正与干溪交界处的龙塘沟苗族吴海林抓去关起，诬蔑窝藏“苗匪”，经人营救，敲了吴海林一百包谷才放出班房，穷人只是怨声载道，不知这些腐败政权庇护着社会上一小撮权威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干着祸国殃民、伤天害理的事，欺压各族百姓良民，已经是水深火热、忍无可忍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少数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抵制国民党抓兵派夫，苗民自卫队为保护民族的权益斗争活动，深深印在平家寨各族人民心中，潜移默化地效仿苗民自卫队的做法。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国民党政府秋季征兵开始，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农村保甲组织的抓兵派款及肆无忌惮的压迫少数民族，这里的各族人民已经悟出一条道理，只有象苗民自卫队那样，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是各族穷人寻生之路，不能一压就垮，一吓就倒，反抓兵派款之势已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平家寨的仡佬族青壮年三、五成群的自觉组织了抗兵队，他们在碓老壳，凉水井寨子各自合为群体，备制火枪，梭镖，烟吹棒，随及抗击抓兵的保丁。火枪晚上用，梭镖白天在家用，烟吹棒是随身之武器，备在山上做活用，（烟吹棒是用坚硬的金竹头头做成吸烟叶的工具，插在头上可当场致命），做农活时系在腰带上，无事吸烟，有事作武器，一人被抓，四方营救，有一次，保长罗少武进仡佬寨子抓田国昌的兵，田用梭镖刺进罗的腋下孔，是唬吓，不是有意杀，罗吓得抽身就跑，累得魂不附体，鞋也跑掉了，从此这伙横行霸

道之徒，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寨子抓兵。有一次保丁们去山上去抓正在做农活的田国昌，他呼唤一伙青年，高举烟吹棒追赶抓兵的保丁几个塿塿儿岭岗岗才罢休。有一次一个保丁叫袁仲真去阿必寨（今平正石板上仡佬寨子）侦察一个力大汉子粗的仡佬族农民王廷全的行踪，想侦察确实后再通知保丁去抓他，王发觉袁的企图，随手扯根野藤子把袁捆在山坡上过夜，被割猪草的陈三娘发觉，才解了绳子让袁回保办处。以后凡遇抓兵的差役，袁仲真只采取应付了事，脱祸求安。

昔日的青壮年，见了保壮丁犹如耗子怕猫一样的躲着，在苗民自卫队活动的影响下，敢于向抓兵的人群起而攻之，长了志气。

苗民自卫队在干溪建立的组织，因地区辽阔，居住分散，没有形成实力的武装集体，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组织，却使各族人民开始觉醒，看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使这带苗族人民同仡佬族、汉族穷人一道迎了解放，不少苗族、仡佬族积极踊跃参加民主革命，有的成了骨干。板桥自卫队这支民族武装坚持活动到解放，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又以一个健全的武装集体进入民兵组织，保护着农协会基础政权建设，从此，神州大地，普照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政策的阳光，各族人民沐浴在阳光之下，参政议政，共同当家作主，欢天喜地迈着步伐建设祖国的大家庭。

尽管是一瞥之事，在黑暗旧社会降生受抑的穷人，见着这些有义有勇的人敢闯恶势力，实可钦敬，铭心不忘，亦深受启迪。

当时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尽压迫，还被歧视，苗

族人民建立起自己的自卫队，与旧政府进行合法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确有其可贵的积极意义。当时我虽还是个十几岁的仡佬族少年学生，心里也激起为少数民族扬眉吐气的共鸣，以至一生难忘。

难 忘 的 一 年

——创建南中的回忆

许 日 新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开始出现，党中央于一九五六年元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总理在报告中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同志到会也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遵义县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认为要改变我县经济、科学落后的状况，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先进县的水平，必须着眼于教育。为此决定在南白、鸭溪、高坪、新舟兴建四间中学，加上原有一间（团中），全县五路，每路都有一间，邻近的农民子女可以就近入学。这五间中学的名称是：一中（南白完中），二中（鸭溪中学），三中（团溪中学），四中（高坪中学），五中（新舟中学）。为了占领教育阵地，加强党的领导，县委还从县级机

关选调了一批作风正派具有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去担任全县中小学校长。我和刘永陶同志任一中副校长，他兼教导主任；二中校长熊仲明（未正式宣布）；三中校长周伯光，四中校长刘振堂；五中校长王正初。

二

南中基建投资是六万三千元。兴建了教室两栋，有教室十六间；单人房间十八间；可容纳二百五十人多人饭厅一栋；男女寝室各一栋，可住学生五百二十人；两间厕所。工程全部完工以后，只花了五万九千多元，上交节余款（包括原材料折款）三千多元。

南中基建投资是一九五五年第四季度由地区下达的。是遵义县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县里领导很重视，副县长刘绍乾同志亲自责成基建交通科副科长赵炳奎同志将基建所需的原材料备齐，剩下的现金开户存入银行。一九五六年春，县委书记兼县长程耀华同志考虑南中基建任务重，时间紧，县里没有建筑队，曾向地委书记李苏波同志提出，请求遵义市建筑公司来承包南中的基建，李书记说，不必了，市里基建任务很重，你回去叫赵炳奎从当地挑选一批技术较好的民工，立即上马。遵义县的建筑队便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的。

一九五六年三月上旬，副县长刘绍乾、宣传部副部长赵应芳、教育科副科长周楚书、赵炳奎、许日新一道前往定校址、座向和整体布局，图纸是省里设计的。两栋教室是座东朝西，教室建成以后，前后两面都晒太阳，受到师生的指责，这是不懂行的教训。教室前面是块大平地，稍加修正一下，是个理想的运动场，运动场右边，即现在印刷厂和家属

区，是一大块荆棘丛生荒坵坟地，程耀华同志意见，以后由县里投资平整出来，作为县里的人民广场。

三月中旬，破土动工。整个基建由赵炳奎、李元清、黄志堂、刘耐涵四人组成领导小组，赵炳奎同志负责全盘，黄志堂负责施工，李元清负责木工，刘耐涵任会计兼保管。他们吃住都在工地，加班加点工作，在同年十月全部完成了扫尾工程，交付使用。他们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加班费，也没有拿过公家一枚钉子、一寸木料，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三

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南中正式开学了，第一学期，初中招了七个班，高中一个班，共四百三十多人。高一五十六名学生是从遵义市一、二中和团溪中学招来的。这班学生的特点是：各科成绩都比较好，年龄偏大的较多，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情况较复杂。

学校虽然开学了，但困难很多。首先高中师资不足，业务素质也不理想。当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直接分来的只有六个，其余的都是从外地调来的。从外县调来的教师多数是好的，当然其中也有老弱病残作为包袱送出来的。如从桐中调来的范京老师，身患严重的心脏病，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他的老伴护理。上高一的语文是顾彭年，他在古典文学、特别对唐诗颇有研究，但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他上课学生听不懂，效果差。植物教师周之治，虽是本科生，贵州解放以后，一直在家当农民，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因缺教师，由周楚书同志把他请来任教。高一的生物、外语无人